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平妖傳
第十九回 陳善留義雙贈錢 聖姑永兒私傳法

近日廚中乏短供，嬰兒啼哭飯甕空。母因附耳和兒語，爹有新詩謁相公。

話說糜都監倚富欺貧，見胡員外窮形窘狀，負債不還。胡員外冒雪而往，落得一場怠慢，肚裏又氣又苦。倒是糜家老院子留義見飢寒之色，看他不過，拉他到僻靜之處，一個小酒店內，揀副乾淨座頭，請員外上座，陳學究下面陪席。喚酒保吩咐：「打兩角酒，要煖得滾熱，卻不用小杯。有上好噉飯，只顧搬來。」酒保道：「只有新出籠的黃牛肉，別沒甚實。」留義道：「有壯雞宰一個卻不好。」胡員外道：「一味足矣，何勞過費。」留義道：「簡褻休笑。」留義親到甕邊把酒嘗得好了，方教酒保去煖。酒保滿滿的切一大盤牛肉，連小菜鹽醋碟，一齊擺下。放著三個大甌子，正待斟酒。留義奪了他酒壺道：「待我們自便，你自去宰雞，快快煮來。」胡員外對留義道：「你老人家也請坐下。」留義道：「員外和教授在上，小人如何敢坐。」陳學究道：「你不坐時，連我與員外坐下的都不安了。」留義道：「既恁地吩咐時，小人旁坐斟酒，大膽休怪。」把大甌子滿滿兩杯送與員外和學究吃。胡員外還是空心出門的，吃了兩甌熱酒，便覺面紅心跳，道：「在下不能飲了，有飯求一碗罷。」留義怕他肚飢，也不苦勸。便吩咐酒保道：「等雞熟了，先拿一位的飯來，我陪教授還吃壺酒。」酒保煮熟了雞，也剝做一盤，連酒送到。才去取碗盛飯，將一吃一添捧來問道：「那一位用飯？」留義叫送在胡員外面前，叫一聲「請！」員外擎著飯碗在手，剛咽到一口，想著家中妻女，眼睜睜在指望，如今卻空手而回，我便有這碗飯吃了，他們的飯，還不知在那裏，幾時到口。不覺弔下兩行珠淚。陳學究已知其意，乃道：「當初是我多嘴的不是，帶累員外將財買氣，也料不到糜家是這樣人。」又對著留義道：「你家家主公，少年與我相交，如一個人。百事與我商量，有仁有義。今日紗帽上了頭，叫聲老爺，就似閻羅王面前重換個人身一般，連肚裏心肝五臟都變過了。」留義道：「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可人無得運時。員外暫時落寞，終有好日。且請吃個飽，卻又理會。若是我家主到底不認時，在小人身上會也打一個來與員外經紀過活。」胡員外道：「如此多謝了。」吃了兩碗飯，便放下筷。留義道：「再請些。」胡員外道：「多了些酒，實吃不得了。」留義看著陳善道：「既不用飯，還勸杯酒麼？」陳善道：「員外從來節飲。」胡員外道：「自從患難之後，一發來不得。真是酒落愁腸，今日領二位高情，已為過分了。」陳善與留義兩個也吃完了酒飯。陳善便立起身來，在袖裏摸出三百文銅錢，把與員外道：「這一串錢，胡亂拿回家去，買頓點心，只恨窮教讀，不能十分加厚。」留義喚酒保會過了鈔，還剩得一百多錢，也送與胡員外，說道：「小人卻輕褻了，聊當一茶之敬。」胡員外想著家中苦楚，又見他兩個都出於至誠，只得受了，作揖稱謝。正是：

有意種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

有詩為證：

欺心官長輪窮漢，有意家奴勝主人。

善惡俱由心上發，由來不在富和貧。

從來施不在多，要於當厄。東京城內有名堆金積玉的胡員外，今日患難中見了三百多銅錢，便十分歡喜，百分感激。可見好人原是容易做的，越顯得糜都監的人品，反不如陳學究與留義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張院君共女兒冷冷清清坐著。永兒道：「爹爹出去告人，未知如何？」媽媽道：「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，爹爹沒奈何擔著臉皮去告人，知道如何。」永兒又道：「媽媽！雪又下得大，風又冷，爹爹去告誰？」媽媽道：「我兒！家中又沒錢，不叫爹爹出去，終不成飢得過日了。我兒！你且去床頭邊尋幾文銅錢，出巷去買些點心來吃，待你爹爹回來，卻又作道理。」當時永兒去床頭翻來倒去，止尋得八文銅錢。媽媽道：「我兒！都拿去買幾個炊餅來，你且胡亂吃幾個充飢。」永兒拖著一隻破鞋，將衣襟兜著頭，踏著雪走出不廝求院子來。那街市上不比深山曠野，這裏往來人眾，地下積雪不起，都踐做爛泥，十分難走。永兒才轉個灣，一腳踏個高低，跌上一交，手中銅錢，撒做一地，衣服都泥污了。永兒爬將起來，顧不得衣服，在爛泥中檢起銅錢，只有七文，那一文不知拋向那裏去了。尋了一會不見，只得罷了。行到大街賣炊餅處，永兒便與店小二道個萬福，道：「叔叔，買七文錢炊餅。」小二哥接錢在手看時，有一文錢是破的，揀出不用。永兒把來繫在衣帶上，道：「只買六文錢罷！」小二哥把一生荷葉，包了六個炊餅，遞與永兒。永兒接了，取舊路回來，已是未牌時分。永兒沿著屋簷正走之間，到一個空處，只見一個婆婆拄著一條竹杖，胳膊上掛著一個籃兒，從背後趕上前來。那婆婆怎生模樣的，但見：

腰駝背曲，面瘦皮寬。眉分兩道雲，髻挽一窩絲。眼如秋水微渾，髮似楚山雲淡。形如三月盡頭花，命似九秋霜後菊。

卻原來是個叫化婆子，看著永兒道個萬福。永兒還了禮。婆婆道：「你買什麼來？」永兒道：「家中母親教奴家買炊餅來。」那婆婆道：「我兒！好教你知道，我昨日沒晚飯。你肯請我吃個炊餅麼？」永兒口中不語，心下思量，我媽媽也昨日沒晚飯，今日沒早飯，這婆婆許多年紀，好不忍見，便解開荷葉包來，把一個炊餅遞與婆婆。婆婆接得在手，看了炊餅道：「好卻好了，這一個如何吃得我飽，何不都與了我？」永兒道：「告婆婆，奴家心不是都把與你，家中三口兒兩日沒得飯吃。媽媽叫爹爹出去告人，祇留八文銅錢，教奴家出來買炊餅。中途跌了一文，又退了一文破錢，只買得六個炊餅。媽媽吃兩個，奴家吃兩個，還留兩個等爹爹回來。只怕他沒吃什麼東西，要把與他救飢。因是婆婆年老，奴家不忍，只得讓一個與婆婆吃。」婆婆道：「你媽媽問炊餅如何買得少了，你却說甚的？」永兒道：「媽媽問時，只說奴家肚飢，就路上先吃了一個就是。」婆婆道：「既然炊餅要將回去，把這文破錢捨我罷！」永兒全無難色，真個就在衣帶上解下這文錢，遞與婆婆。婆婆道：「倘你媽媽問起錢來，又是怎的回答？」永兒道：「只說街上泥濘，跌失了兩文錢就是。」婆婆道：「難得我兒心好，且自聰明，實對你說，我不肚飢，不要吃這炊餅，還了你去。」永兒道：「我與婆婆吃，如何又還了奴？」婆婆道：「我試探你則個，難得你這片慈悲孝順的心。我撩撥你要了！」將這文破錢在手心中顛一顛，呵一口氣，便變成周周正正的一文好錢，遞在永兒手裏。問道：「這法兒好麼？」永兒道：「什麼樣法兒！婆婆教會奴家則個。」婆婆道：「這小法不為希罕，你肯學時，還有許多好要子的，一發教你，你識字麼？」永兒道：「奴家識得幾個字。」婆婆道：「我兒！恁地卻有緣法。」伸手去籃兒內取出一個紫羅袋兒來。外面細細一條麻索兒纏繫，看著永兒道：「你可收了。」永兒接了袋兒，道：「婆婆這是什麼物事？」婆婆道：「這個喚做如意寶冊，許多好要子法兒，都在上面，你可牢收了。若有急難時，可解開冊子來看便有解法。倘不省得處，只暗暗的喚聖姑姑，我便來教你，切勿令他人知道。」永兒把冊兒揣在懷內。把這文變的好錢，直穿在裏頭裙帶上。謝了婆婆先走，不上幾步，回頭看時，那婆婆忽然不見。有詩為證：

一枚炊餅見人心，羅袋天書報德深。

識得好心還好報，施恩何必吝千金。

永兒捧著炊餅還家。媽媽道：「我兒如何歸來得恁遲，衣服都泥污了，敢是跌了一交麼？」永兒道：「媽媽！街上雪滑難行，又跌失了兩文錢，只買得六個炊餅。」媽媽嘆口氣道：「我兒！命苦的只是苦，多兩個錢的炊餅，也飽不得我們一世，只索罷了。這泥污處莫動彈他，等待干時，擦去了就是。」娘兒兩個把炊餅各吃了兩個。那兩個仍把荷葉包了，放在一邊。

不多時，員外歸來，媽媽見他臉紅，問道：「你去這半日，見甚人來，那裏得酒吃？」員外把中途遇了陳學究同到糜都監家這段話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喜得天無絕人之路，虧了他家老院子留義，一片好心，請我到店中吃了酒飯，又與陳教授湊出三百多錢相助。」媽媽歡喜，教員外去糶些米，買些柴炭，且過三五日，又作區處。娘兒兩個把剩下的炊餅又分吃了。等待米來，免不得做些飯吃。到晚去睡，永兒卻睡不著，思想：「日間那婆婆與我冊兒時說道，有急難，便可解開來看。今是爹爹雖糶得些米，數得幾日之用，少不得又是飢餓，也算做急難了。我且去開開看，有救餓的法兒沒有。」永兒款款的起來，輕輕的穿了衣裳，走出房門。原

來胡員外住下房屋，是一間一披。無非是些籬簽土砌，那側邊披屋又破了，只好將就做個炊爨之所。把那一間屋隔斷，做下兩個臥房。前半段逼近了外街，自己老夫妻住著，後半段便把與女兒做房。卻又在左邊抽出一條走路，通著廚下天井裏去。當夜永兒開門出去，雖不經由爹媽床邊，卻在緊貼壁，如何不驚覺了！媽媽問道：「我兒那裏去？」永兒道：「我肚痛，起來有事。」媽媽道：「我兒想是受寒了，你起身時，仔細避風，多穿件衣服，莫要重重做病。」永兒道：「不妨事。」下床夾著了鞋兒，到側邊破屋內，只見雪光照耀，如同白日。廚下土灶沙鍋面桶之類，無物不見，永兒去懷中取出紫羅袋兒來，解開細麻索兒，打一抖，抖出這個冊兒來看時，只因胡永兒看了這個冊兒，有分教：少年閨女，變成作怪妖精；倒運乞兒，仍作多錢員外，正是直教：

三十六州年號改，五六七載戰塵飛。